

闕里文獻考

(三)





孔子文化大全

關里文獻考

(二) 濟·孔繼汾述

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
山東友誼書社出版

《孔子文化大全》
闕里文獻考（二）

清·孔繼汾述

曲阜師範大學圖書館收藏

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編輯

地址：中國·山東省濟南市經四路227號

電話：615275 電報掛號：0427

*

出版：山東友誼書社

印刷：山東人民印刷廠

發行：山東省出版對外貿易公司

地址：中國·山東省濟南市經四路227號

電話：612552 電報掛號：0238

*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4印張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1—219—1/Z·76

《孔子文化大全》編輯委員會

主編 苗楓林

副主編 杜秀明 初甫川 王國華

編委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國華 杜秀明 初甫川

李木 李德明 宋日亭

苗楓林 孫汝泰 陳延昭

趙炳南 趙耀堂 蔣寶德



The Complete Works of Confucian Culture

STUDY OF QUELI DOCUMENTS

Volume II

Related by Kong Jifen of Qing Dynasty

Edit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CONFUCIAN CULTURE
Published by
Shandong Friendship Press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COnplete Works Of Confucian Culture”**

Editor in Chief

Deputy Editor in Chief

Editorial Committee Members

**MIAO FENG LIN
DU XIU MING
CHU FU CHUAN
WANG GUO HUA
WANG GUO HUA
DU XIU MING
CHU FU CHUAN
LI MU
LI DE MING
SONG RI TING
MIAO FENG LIN
SUN RU TAI
CHEN YAN ZHAO
ZHAO BING NAN
ZHAO YAO TANG
JIANG BAO DE**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三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一

自周室衰微孔子不得位退而與其徒贊易象修春秋刪定詩書講求禮樂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復昭明於萬世而淵源所及或聞風私淑傳緒無窮或守其遺經抱殘補闕俾聖人之書佚而弗墜於地是皆功在聖門而崇祀之典之所以特隆也顧前世以來罷復不一求瑕指累議論紛紜我

朝博採廷議斟酌參詳自七十子外定爲聖嗣伯魚子子思子蘧瑗林放孟子孟子父激門人樂正克公都子萬章公孫丑周傳春秋者三家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漢傳尙書者二家伏勝孔安國禮三家高堂生后蒼杜子春詩一家毛萇春秋傳一家董仲舒注疏一家鄭康成蜀儒諸葛亮晉范甯隋王通唐韓愈宋范仲淹胡瑗邵雍周敦頤敦頤父輔成歐陽修司馬光程顥程頤二程父珦張載載父迪尹

煥楊時羅從彥胡安國李侗張栻朱熹憲父松呂祖謙陸九淵蔡元定元定子沉黃榦陳淳真德秀魏了翁何基王柏元陳澔趙復金履祥許謙許衡吳澄明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蔡清羅欽順

國朝陸龜蒙凡六十八人其位次封爵及從祀之所由已詳祀典考中茲特參之前史采其立身明道之大者各爲列傳以類相從其序次一以年世之先後爲斷惟孟子及程朱門人則不以世次而各附於其師之後以著道統至伯魚子思已列世系安國旣入家傳者遂不復述云

周

蘧瑗字伯玉衛人仕衛爲大夫衛獻公十八年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忘我矣弗先必死并孥於

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隕覆將若之
何伯玉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孫
文子遂攻出獻公立殤公殤公十二年獻公在夷儀使公子鮮告甯
喜欲復國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
得聞君之出敢問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獻公復國又三年吳公子
札適衛見伯玉與語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晉趙簡子將伐衛
使史黯往視之還報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
出靈公卽位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晳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晳曰
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邪伯玉曰謹
受命旣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之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
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人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
善用之螽賁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
晉善用之今瑗之來逢子晳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晳而

還之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問之果蘧伯玉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

林放字子邱魯人或曰孔子門人

述曰蘧伯玉先聖稱爲君子而嚴事之至衛嘗主其家徵其行於傳記蓋卓如也而林放自魯論問禮一事外他無所表見先儒但以爲魯人而已近錢塘進士成君城輯泰安郡志獨考其里居甚詳其說曰魯地闊遠以經傳注疏及國語史記水經注括地志諸書證之大約東至沂水費縣西極魚臺嘉祥南盡鄒嶧北抵泰山廣袤數百里

皆在魯封域之內今闕里志但言放魯人不能確指其鄉之所在山東通志因之兗州志并佚其姓名不可謂非遺憾者泰安崇禮鄉之放城集相傳爲林放故里舊志及他書皆不載余獨謂其可信者三宋真宗命廷臣撰孔子弟子贊主客郎中刁衍贊林放云東岳稱美長山表封一記其所生之地一記其所封之地也論語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意孔子並時列國名卿大夫及魯多君子知禮者蓋不乏人何獨取例於放當時必就其近者言之耳乾隆己卯掘地得古碑字畫俱已磨滅惟隱隱見林放及唐太和二年數字此則千年以上之物尤可據以爲信者也放城集舊名放城鎮在郡城東南百八十里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三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四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三

周

左邱明魯人爲魯太史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孔子旣因魯史記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爲其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春秋具論其語爲內傳又稽逸文纂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爲外傳國語二十一篇以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威王傅鐸椒椒授趙成王相虞卿虞卿授荀卿荀卿授張蒼蒼漢初爲丞相其時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傳誼爲訓故授趙人貫公貫公子長卿授清河張禹禹爲蕭何之言左氏望之薦禹徵待詔授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咸授劉歆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欽授王莽初此經遭焚書廢滅及孔氏壁

經出又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成帝時歆校祕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時咸爲丞相史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方進質問大義先是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氏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爲孔光言光卒不肯唯房鳳王龔許歆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

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

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博問民閒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缺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妒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

其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然竟不得立至平帝時始立學官旣立旋廢建武中鄭興及陳欽子元傳春秋左氏學會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復立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義謬雜眞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邱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玩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